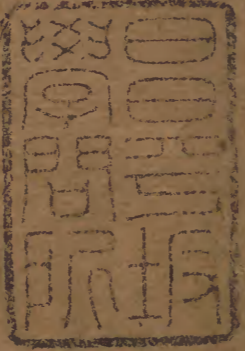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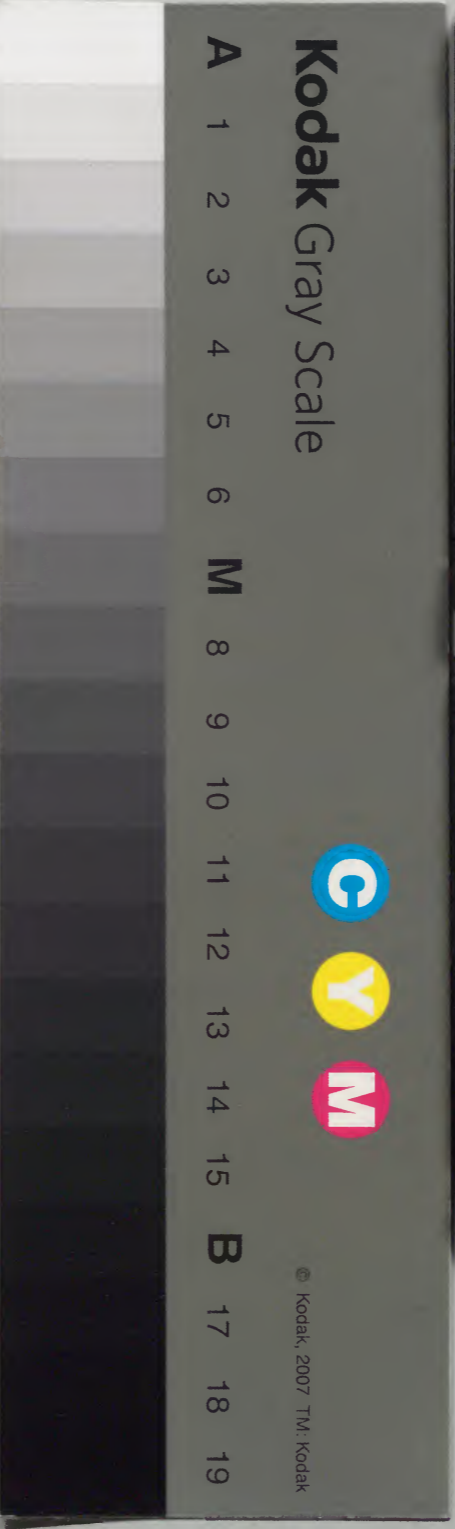
口萃編 百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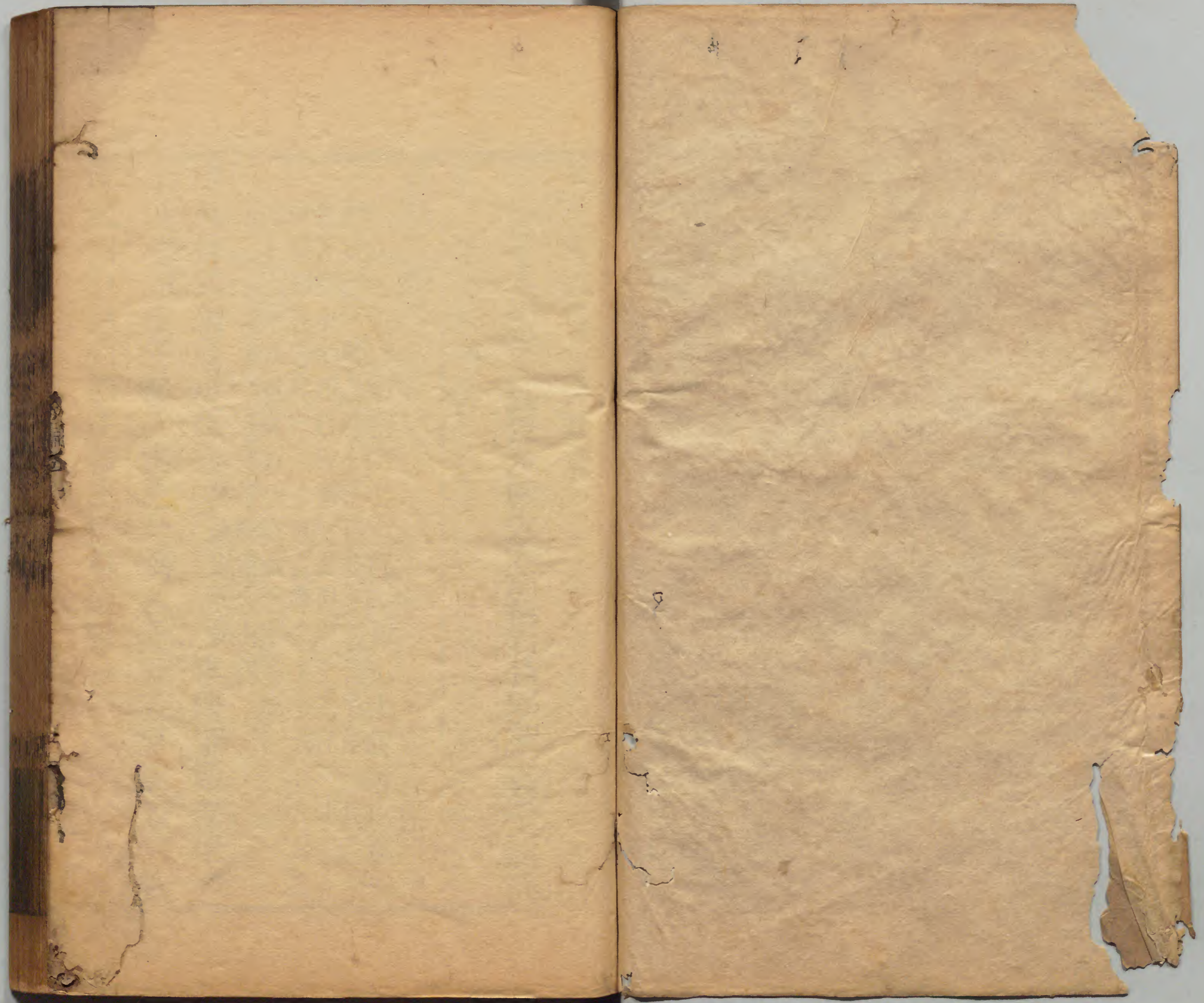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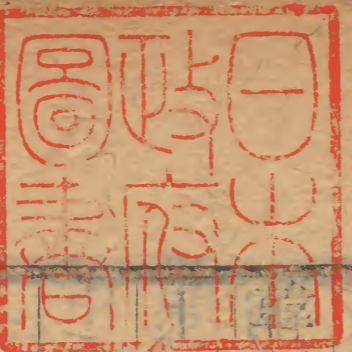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四七三號	二七三號	六三冊
一六架	二七函	六三冊

內閣文庫		
二四七三號	二七三號	六三冊
一六架	二七函	六三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3
冊數	63 (60)
函號	297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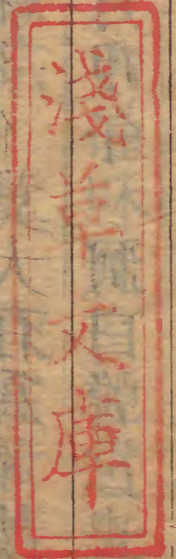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八

斬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
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
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寸七分
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截計九尺四
寸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

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

阡貳伯戶進封斬王謚忠武神道碑

宋二十八

襲□□□□□□□□□□□□□□□□□□□□

開國子食邑柒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趙雄奉勅撰

上中侍郎□□侍講□□□□□□□□□□□

□□□□□□食邑柒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周必大奉

勅書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乎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

罔不願為臣妾上益厲精行健冀大有為聞鼓

擊而思勲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

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諡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

薨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

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諡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

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

卽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光

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徽宗欽宗皆著

顯效暨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宏濟于

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

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勅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

旣積年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

諡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予豈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

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

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壽上書懇辭上遽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

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

鄰以為火各具繩在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

輒流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

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塞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間閉王怒以臂拉門開鍵應手而斷

且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開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

鄉州挽強弓二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天郎山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

鐵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遠至輒上馬或不俟鞍

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貫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

皆饒給銀州之役綵從党万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

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擲首俾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

次高平嶺王與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

時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為誰曰

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朮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

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

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

三級博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吏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

兵備 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

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

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

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條一二且請以

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

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

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

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志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

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

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

而前榛棘嶽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

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

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

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

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

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

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

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

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

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

湯村強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

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

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翦眾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眾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

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

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眾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

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

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

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

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為護河計河

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

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

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中賊不設備

及虜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

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而前所擲擄嘆異小卻卽潰圍出殿諸軍

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

殿且問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

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選鋒統制有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

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
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
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亾復噍類山東復擾
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
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室歸路令
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
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既驚擾旦
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
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
下臂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筈張弓拔刀徑前殺爲首

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尙萬餘謂已遠王不
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
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
賊自淄河破膽皆胝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
酒王下馬飲啖輒盡眾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
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
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賜對慰
獎其渥賜衣甲楛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
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
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首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眾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碎為前軍統制光堯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克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眾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

多感涕者於是

還

詣濟陽勸進遂

扈

蹕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大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河朔卻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眾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眾遂解甲聽命李民擁眾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

其眾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

盜賊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

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乘我王身被鏃如棘

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

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郵延路副

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

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草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段恩者亾至

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

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

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

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

變望闕慟哭舉酒酌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

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

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

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

謀挾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

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

陛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

色動手自摔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

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

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

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

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

本爲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

以安國家王知晉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

載曰天子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

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太上明辟王晨夜

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

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檣家屬舟岸下由

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

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

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

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

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

投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

逸去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邇万一寢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

之邪抑面首以獻也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恥不然則臣為

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判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

兵為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浙制置使 賊方圍三衢聞 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 其或 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 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

竭節恃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昨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所乞二

虎賁護 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 王旗幟 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除 檢校少保武寧昭慶 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朮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

城直徑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臯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撻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元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柁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入面控扼出路

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木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口口口口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闖入廟廟中之伏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
既墜復跳馳而睨語二人者一卽兀木也是舉也兀木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_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逮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口口念忠
勞不忘口口口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懋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止白孟太_上乃除王福

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孟庾以□□范汝為
□建安眾□十□至□□黃知微等王曰建居閩嶺上
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
徑趨福唐□眾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
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
□□□□□□□□□□□□□□□□□□□□□□□□□□□□

賊□□□城邑□在井底□□巨□天橋□□□道齊
攻汝為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竄身自焚
回源洞中又有陸必疆葉鐵□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遠謝嚮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為
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為蒙更
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亡遂釋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評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承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枯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白檀笠劉忠有眾數萬嘗與兀木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撓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
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斯如合符契詔授太尉賜

帶笏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冲
北歲李宏攘拒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

□□□□□□□□□□是□□□□□□歸□□□□

□□□功而後□可知也王授鉞一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詔□□□以功□□□內外諸將各

務奮勉□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

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西宣撫使□□□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

鎮江是歲兀木與□□□□□無密其□□時立□

□□□□□□□餘□□□□□□□太上賜

札曰□□□□之□□用□□□□□正□又皆□□

□□□□□□□□□□卿計畫已定可保無虞更且率

勵將士効力□□此亦卿前日之所爲也○
朝○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爲□□札日□□□□
□□□□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衛觀其□□□□
□發視人神所共忿覆載所不容卿爲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圖之舍賊□□□□□□□□
□□□□□□遺漏保□所係卿宜勦力一心以
○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
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

此當體至懷王受

詔感泣曰

至尊憂勤如

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以

前軍統制解元守

高郵候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

木爲柵以斷歸路

大會將

佐曰金人

馬步分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

社稷憂諸君

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

按

橋斷

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

饗

士俟戰士皆感奮氣

自

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

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

詔移屯

守江乃撤

炊爨給之

良臣竊自喜

疾馳

去王度良臣已

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發大儀口時勒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口戒之日

聞鼓聲則起而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

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軍之

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

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

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

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

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

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

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

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

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

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

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

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

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眾俊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
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

散百司

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

凱旋江左遂

安故論者以此舉為

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

宣撫使鎮江置

司王在鎮江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

虜帥撻辣恥前敗

覆以書幣來約戰

王即遣伶人張軫

王愈之持橘茗為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撻

辣謀屈

卒不來未幾全軍

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

渡

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上賜札

曰昨因虜近

議者以經理淮甸為

言人多憚行卿獨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

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

恐未備有所須

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

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

曩時煨

燼瓦

礫之場化

為雄都會

府隱然為

國長

城矣

劉豫間遣兵八寇

輒為

王所

敗卻生擒偽知鎮淮軍

王

拱及食

糧軍數百獻于

朝是年

虜又犯漣水王迎

擊殺其

將孫統領追至

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

宿遷聖

女

墩

王以輕兵破之

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虜

援兵訛

里耶索賈舍人

踵至遂以背鬼輕騎五百衝之

為虜所圍王突圍拔

眾以出

復乘銳掩擊過落馬

湖五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

淮陽

旦暮且下會

詔班師王

亟還

道遇

偽齊帥劉猷率金國

三路都

統太一

字堇鑿

山水晶相

公青州五路

都統東平府總

管及兀朮

舉兵

自河間

與

諸道會王勒陣向

敵遣小校郝

彥雄

造其

大呼

曰錦袍瓊笠

驄馬

立陣前

者韓相公也眾

咎王王

曰不如是不足以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被賊

俘

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爽節宣

深懷

副朕倚注特授

橫海

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

營田

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

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

信約卿其明遠斥埃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

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江准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始鬱鬱久於

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剄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

既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特

此為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

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

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闔外之事將

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劔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

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

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

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

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

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

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

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

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忠勇寇時獨當一面

固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

機會當即召卿衆方使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其陛下取河南故疆旣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其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卽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議而怨檜益深云兀朮旣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卽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出加

口破走兀朮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卽

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
眾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帥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

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并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臊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 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爲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采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廼上表謝事冊拜太師問

疾遣使肩摩載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通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訃聞太

上盡然為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尚方名汞龍腦香以歛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

其家甚至遣敕使徐仲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詔命奉常

策祭于家又詔奉常貳卿輟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為大

刊去六字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此下碑文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霑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六人曰擬奉議郎太社令曰

扶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 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響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處置使

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摧兀木鑿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勅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誦言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為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偃僂玉陛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悉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艷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閒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暝

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

意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

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

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遷之私上所

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

察其功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

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

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其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

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

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

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

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閒親執桴鼓家楚

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幘設樂大

讌會俾為婦人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令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狡獪

之鏊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

矢入骨則以强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

如刻畫口以口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

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壺

觴閒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

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

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

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蘄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

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檢衽浮圖法

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

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續之際神爽益清冠

佩翛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城

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

君父上表辭免至再太上龜勉從之其始

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尙矣呼吸

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嶮者班班不絕

于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

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占

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

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

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

呂頤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

計乃决傅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

乘建瓴之勢東彘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為深恨

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將咸欲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王獨以為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議和章數十上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大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

上特以忠武易名直以王為亮子儀之流惟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錡天下傳誦世忠得

此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荆蠻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

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頗采周雅聲為

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

稱天明指顯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崇極而傾胡酋不恭神州盡腥

天地重開真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誰實佐命繫時元勳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維韓斬王王奮山西起翦之鄉

鐵胎之弓悍馬長槩方在童年氣震山嶽

逮事徽皇至于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是礫是翦浙西山東績翊不顯

霸府肇新

來乘

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閒

劇盜蝟

起

解甲束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戕虐樞臣

都城

喋血

凶燄孔熾

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

聞變號呼

凡爾眾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共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口

乾清

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達

有狡汝為

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

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谷

往搆其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貨遣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充

叛以降

金陵不支

游窺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虜未雖強

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

江之中流

北到援兵

南回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脆

殺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帥小

黠 僅脫其身 敵勢浸銷 皇威益信

未猶不悛

纔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

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 遷 罪已如湯

王曰

呼嗟 君 父吁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壖 親窆歸途 示 無生還

妙筭既定

有司先施 聲言 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 整彼亂 虜騎紛馳 馬足俱斷

四面塵擊

若降若屠 積骸 為丘 洒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驍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 窮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 勇 虜不足誅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 中原 和議既諧 地強鑠堅

王之

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讐之 明哲令終 天寶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 建功 動搖 丘山 呼吸 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 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 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言勲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充褒 更瞻雲章 誰克有勲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斬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

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仲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

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

碑敕趙雄為文碑高十餘丈跌蓋在焉初敕文而未

立龜趺雷木瀆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懌於

穹窿相傳磨韓碑為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為樓三成

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

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薨按

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

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碑尙存好事者梯而搨

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參

攷者

蘇州府志

右斬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予少時

偕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爲上沙之游屢摩挲焉
歸田後從與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爲難頃
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子同嗜募工搨十餘紙分
其一見貽懸置壁間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
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
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尙書
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曼患以杜大圭名臣碑傳所
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
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
校之則周氏蘄國夫人也朱錫鬯詩蘄王墓近古梧
宮暨六夫人耐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
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仞碑文爲
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
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
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
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
首云上纘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
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
碑必立於丁酉歲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

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
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
殿者孝宗建以爲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闢便殿
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
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
者黏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
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紬繹
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据碑題則親御
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
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若地隘而有隔闕者不能讀也文爲趙雄撰雄無
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纘祚
之十五年定爲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
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歲六月受禪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
年往往以卽位爲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
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
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
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爲九日甲午爲十九
日其爲三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

銜已勅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据名臣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云遂又詔禮部尙書臣雄銘碑据宰輔表淳熙三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尙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尙書自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尙存侍講太子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面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

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
 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尚書續通鑑載
 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
 古已為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据
 碑云太師韓蘄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
 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
 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
 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其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
 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芟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
 寇將軍史作平寇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作宗翰寇襲慶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冰陽南宋書云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閣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羣下輔達李在等皆散為海盜碑云禮

金石錄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一十八 三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朮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
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纜一縷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潛鑿小河三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朮諸
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
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
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
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
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
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宋書云
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輜重

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卽命諸軍偃鼓下泐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羶笠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卽欲急擊之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已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云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旣爲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北去彼此互異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利州觀察使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決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司建康三年二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
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
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
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
斛爲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
爲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
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
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
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
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
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
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
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
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
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畱食良臣等辭以
欲見叅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收遂過桷等共飯世
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收送二人
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
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
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
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
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
得無用計復還掩我不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舊作聶兒
克堇今改同入
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
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
繪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
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
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
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
言用兵講和自是三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
木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旣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旣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詭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途來侵擾欲結揚么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

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
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
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
祭祀豈宜過爲恹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
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
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
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
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
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
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
戌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
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
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
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它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
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
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
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
又犯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
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

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碗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苻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嚇貝勒舊作牙合李堇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嚇卽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嚇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旣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

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
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
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猷與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
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
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
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
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寧安化三鎮節度使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
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九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
馬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我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與
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詭賺本朝之意二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
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
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
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
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
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
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旣
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
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
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
正月庚寅韓世忠遷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
碑云兀朮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
泃口破走兀朮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
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
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
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
胡陵大寨皆捷親隨
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
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
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閏六月丁
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
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
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
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
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
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
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
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
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脛中四
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

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聞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

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迴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

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
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己酉
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
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
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
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旣死真宗
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
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辛亥韓世忠
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
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漲
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
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
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
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
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王子金
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
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
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
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于國十月罷爲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
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
有不服者洵洵違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
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旣
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
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旣解樞柄常遊
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
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
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與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
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
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
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
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
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
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
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
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
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

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為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頒夫異數即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為之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即景靈宮址也續通鑑先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據此則劉光世第與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賜第為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斬王府在前洋街紹興間凡兩賜第一在清湖橋西獻以為左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獻以益景靈宮遂徙今處高宗嘗名其闕曰懋功大書三字賜以為扁云云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馬門之南似即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至九月四日其第卽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
生則居之歿卽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
錫尚方名永龍腦香以斂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
銀龍腦以斂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
伸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
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祇候徐
伸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伸之官四子之進職皆
略而下文敘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續鑑
則云直祕閣而不言蚤世史併不載彥朴皆互異
也碑云王粲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以服
天下史云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撻
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
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
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
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
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
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据
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
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五十一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
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
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
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
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
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
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據碑則連後
貌鏊連鎖甲掠陳斧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
蒿平嶺駙馬郎君兀哆史作兀哆臧底河史作藏
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王選敢勇二十
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史作兵
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
覓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
子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睦之清溪洞史作清溪
峒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
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

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
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王守鎮
江兼制海道史云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
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感德軍節
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瓦木號知兵聞
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李葦聞世忠退云
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太儀續通鑑云
撻不野擁鐵騎逼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
持長斧上撻人胷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撻孛耶史
作撻孛也續通鑑作撻不野除少保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馬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毋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于拜太師在八月薨後本
宋史太師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茹氏秦國夫人
誤作太史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蘄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蘄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蘄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三十一
云今家居終斬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斬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爲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檜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檜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昶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護村硯山之下
去韓墓不遠每值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穹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搨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參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參校凡碑闕字
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尙有譌
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金石錄卷二百五十一
之士不難就閣瞻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
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已建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
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或學視泮宮口典堦有泮水
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 太守馬公諉

已濬復或謂文明之地坳缺不宜按類水之制自西而
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來於是即土爲
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
趺以固栢植視之流貫若弋凹然其缺也論定役興畚

鍤四集疏闢立就方命釘發而 馬公奉祠西躋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圍特功若出已
意即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扁礪雷動雲合口砌平
布网淪規畫祿適被潛檄試貢士武信暨題則見魏橋
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瑩儒學氣魚頓增爽
儼芹藻青矜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
庠序矣士口口古及循非亾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
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口
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
之德行寓之形器槃盂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
詹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二不己之誠聖賢寄意
於此羨類最遠一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國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
名教也一馬公名騏字德駿立一朝為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一朝為御史臺檢瀆官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耆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廸功郎新劔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繇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繮屬縣繚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為梁叢木
桑土歲漲潦不能支輒蕩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廼復就民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全石志卷一百五十一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爲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爲
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爲柱者十有六爲版爲楹者
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爲三門壓以
楸又爲方砥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爲棗閣其上凡二
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楹如前丹矚
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
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僦
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梁
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
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遺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
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爲
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
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
于魏城縣也入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
建立年月据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
立于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
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

寧府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旁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憇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恠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斷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狷介而沉者次之爲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恠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立五嶽爲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
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屏山先生紹興甲午
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
譜而知聞憲吳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
手敬書以遺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沖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
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

志中

觀妙齋金
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未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
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
臺誦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爲淳熙元年攷
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
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
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卒爲儒宗蓋朱子從學于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三寸二十六
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漢陰之鳳凰山爲山鎮最鉅禹導嶧冢內方雖於夏書不述顧饒風女□牛山峙其西東□氣象獨磊落雄秀□□□金海濱之爲望宜建徽號降神宅靈日大振顯按圖經山亦□□□巒排嶂疊爲層□十有

二□□□□□□□□如翔羽矗立千仞綿裘盤踞踰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漑萬頃雷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將嘗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不斷 神之啟當□□
□□□□□□□□式祝號加公爵曰昭烈賜廟額曰靈□
以崇□□□□□□□□不塊□帶京□至
帝□□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在國之封內□□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 神以□□雨

雪錫□□□□□□□□□□□□□□附□□□
□□□□□□□□ 神之聰鑒□歆依民和□相影響
暨□□□□□□□□□□□□□□□□□□□□焰
鳳立祠□同委□壤惟 神之貌象物儼然宣撫岳
飛奏請申□命□□□□□□□□□□□□□□□□
神冠□玉立慘氣威□駭心動目恍若見其驂馭
羣龍揮斥雷風漢紀將軍生面□□□□□□□□□□
□□□□□□烈矧惟邃殿寢宮長廊崇廡脩門廣庭潭
潭巍巍其齋□祠室井甃庖廩列豆□□□□□□□□
□□□□□□□□華煥鮮麗於 神之膺享稱其

尊虔且於茲山增輔壯□□之祝史則□□榱棟
摧□□□□□□□□□□蝕繪□□厥初除地藉草
滋甚於黷□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愀然屬
□邑令何君□□□□□□神均德茲土廟之
弊是忝於神而愧公之志敢不恪恭敕事於
時道洽民格□□□□□□□□□□緒以充役
費竹木瓦甃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
百工鳩力計□給□□□□□□□□□□□□之
墮廢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之戊寅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侈其光華歲
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己酉冬□□公以□□□□
□□□□□□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烟未斷
雨雪其雱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友交□爲美□□□□
□□□□□□公像以誌棠陰仲以爲君子忱誠通
天寅燬之柄實總理百神□□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
撫□□□□□□□□威伸於雷霆之餘迺沐以春
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費禁苛歛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
作士類重農政□□□□□□□□險灘網舉條叙密輔
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翹涵大江之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一
神屬仲記脩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宇內山多以鳳名茲山
獨倚神爲重神之祠又倚公爲重異時
山可磨滅□□公之德永配神不朽石泉密在景
仰令具碑文請亟書刻之仲三薰臨文□之古碣其□
白雪風雷祥貺異兆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鏟去箕筆刪
鬼愁志怪推顯晉□□章僊翁飛蛻之逝□□□□
□□□□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撫仲之言
曰然是爲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宣差
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宣差知
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嚮書眉山家應龍
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爲風
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
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裝脩貌像
殿宇頗稱宏敞其上列三秋下溉萬頃當是謂
龍神也鳳凰山在漢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
河注其陰月河卽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
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
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卽水經注所謂月坂歟鳳凰

山峻增江岸高插雲霄宜爲宿將據守以脩攻討
攷北史謂之金鳳山昶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
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
委棄榛莽而已

山河堰落成記

磨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共
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隸書在褒城縣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甄
戎帥王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別爲六凡九百
三十五丈醜渠四百一十丈木石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率夏大水六堰盡決爍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

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廼官出錢萬緡爲民
助查沆賈嗣祖晏表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祇載乾道七年吳琪發卒
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
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決六堰此堰被決遂
致重修晏柔臨淄人知南鄭縣見鄒君碑題記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截書上截十三
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截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
正書

金石錄卷之二十一
五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
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
循絜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
正禮策高足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
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趙
升等第尔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
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
正及春水潺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真卿叙

右顏魯公帖□番本迺送劉太冲叙也併及其仲氏
太真□舊唐史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
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
塘神市人月有祭禱必應溧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
度撰蔣潼書昔曾易置□屏旋轉縣齋援到官初得
之縣庖下僅存□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
與起□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
廳壁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纂云宣
城陳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表其先世也平原
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
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
貶顏夷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莆塘有左伯桃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一
詩第序腦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
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堦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
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
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
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
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

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畫禪室
隨筆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華華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援跋云得劉太真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
兼經因出顏公送太冲真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
蓋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真蹟猶藏于陝西
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
玉墨黝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
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真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
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旣不爲太冲立
傳而太真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冲幾湮沒無聞矣
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
宏撰云此序真蹟爲渭上太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

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卽東孝廉也耶金石錄補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爲唐珂所收其子常語米老
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墓則世間已無此帖
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審爲
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
米氏書史稱珂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地字剪去
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
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
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
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
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
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叙中言昔在平
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
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
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
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
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竹雲題跋
此序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
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
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

彭三字尙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尙闕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

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記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目二十行行十五字正書隸額在

寧遠記

國子司業王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有李迪功壽朋者老矣不仕養於學謁司成具道太學有義冢久弗葺

司成樂聞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制張公

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弃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塢卽其所也山之東爲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郎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闐寂面勢頗稱舊有守者廩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司成命學錄李君元白孫君瀾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裒金錢加修焉卽土周而甃以石循山趾而繚以籬徹舊門

而改作之增爲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
守者給以券食旣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官以
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
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
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歲祀墓丁
供洒掃政使有家殆不過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
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爲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
葬亦豈不可雖然庸廩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
寧遠之意荒矣尙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條目如后

一每歲清明舉錄前期關諸齋每齋率錢叁鑲省委
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舉錄一員輪請長諭二員同
詣義冢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
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
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饌給墓丁並隨行僕從
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丁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冢之人
本齋長諭保明申舉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
結砌等費委舉錄長諭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冢安

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

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攙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

丁經監投狀本監卽與施行 陳□□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撰書姓名

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李制府衛西

湖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

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

宋史儒林傳戴溪字肖望沈光作戴溪春秋講義序云字少望永嘉

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按宋史選舉志孝宗時在朝清要官

期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監潭州南嶽廟

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

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除慶元府通

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和議成

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叅議軍事數月

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爲太子詹事

兼祕書監權工部尙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

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傳載溪之歷官

如此据碑則開禧二年官兵部侍郎已前官司成

史皆畧之碑云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



里道梯子領至方家壩劉寺者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八年建十九年賜褒親崇壽額西湖游覽志云俗稱劉孃子寺劉貴妃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畱青日札云西湖褒親崇壽寺乃紅霞帔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紅霞帔者宋宮人品名也江湖後集載周端臣劉寺墳園詩萬頃蒼寒擁寺門寺牌金字御書存其規模可想梯子領同嶺似卽梯雲嶺在慈雲嶺東方家壩今作方家峪咸淳臨安志在錢湖門外路通慈雲嶺梯子嶺按爾雅釋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韻壩四方土之可居也又水厓曰壩是峪壩義同而音亦相近然今人皆不知有方家壩之稱矣至碑載循王府山郎主簿山皆不可攷寧遠二字是太學義冢祠門之題榜記中所列條目三則制簡而儀脩想見南宋太學師生用意忠厚可以風世其二云每齋率錢叁鑲省者正字通云凡園廓有孔可貫繫者謂之鑲是鑲與貫同宋史食貨志錢幣不詳省字之義嘗見南渡初製銅牌文云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準三百文省準五百文省宋時民間行用有以八十及八

十五爲百者疑卽此省字之義歟祖在西湖修志
日搨得此碑及主講敷文乘暇日徘徊方家峪尋
此記中所載各舊蹟則荆榛彌望詢之山樵野牧
無有知之者矣並詳於此以志慨

澱山會靈廟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文廿四行行廿七字正書
額題會靈廟記四字篆書在青浦縣澱山廟左壁

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禘
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螟螣則黜其方之神然則
在是典者庸尸素哉嬴秦時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
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泐水患

澱湖之

靈其季也罔咎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婁豐菑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垕躬至巖扃檀木始然
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傍晚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旣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聞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黃
奉其行以侈神貺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給背歎未會有相眡而

作曰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撤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恒其德而敷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息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櫟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
湖山芳蒼蒼湖底芳天泱泱樓凌空虛突兀芳金銀鐺
舳艫芳轉輸秔稌芳繞湖不知其幾千萬芳寄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芳雲澹風蕭蕭芳葭莢貝闕芳襲馨皆物
不疵癘芳民不頷顛煥芳榜題雨露芳新滋神之靈
芳聽之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理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澱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舉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
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
云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磻居簡記

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二十一年矣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磻集稱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寺因寓北磻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爲一編宋代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据此則居簡工文觀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蓋史略也碑云勅賜進士出身此爲後人系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昉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臆揣之當與權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

旨移置本縣又廨舍凡十支鹽官廨舍列于第十
是其職居于各官之末蓋卑甚矣廨舍在縣南二
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
定七年孟夏大旱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垕躬
至巖扃檀木始然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
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得魚得蛙連雨之
微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朝廷
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夤奉其行觀者如
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祥
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旱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
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
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主簿陸垕則
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
間志載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
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垕建始
知垕是四明人也以求雨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
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垕
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
貫四明可据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垕所作
冷泉亭放閘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閘委折綠陰間

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
還難得同猿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
能詩也碑書禱與蜡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
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
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尙
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作屢矣澱山今在
平陸登巔望澱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晝昏
濺沫飛濤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
生物爲驗若今旱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
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爲所
求之俱遂也沮洳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
之降矣朝廷賜榜屋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
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
追攷陸廣微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爲
神卽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堙塞爲蘆葦之場
神亦弗祠今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
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
傳秦時姓邢氏女兄弟三人卽柘湖所祠也至元
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
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

陷爲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爲當湖移於今
處然則柘湖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
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
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
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
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
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爲何代所封
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
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
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泚水患澱湖
之靈其季也是亦以在澱湖者爲季女在別湖者
爲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
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谿降聖夫人少
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蒞澱湖夫普光王釋典
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
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語見
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
儔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
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爲海鹽城在
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

谿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
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
爲廟門後卽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
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
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爲寺之伽藍非無因
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剏
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
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
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
旣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寬所謂登禪師或卽莫儔記所稱之義燈則建炎
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
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蓋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
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卽有禍災故祠門
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
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翳從無人摩挲椎拓相
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
會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朗齋
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啓巖扃陟荒逕尋得此二
碑亟爲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偕陳同知昂四人登澗山
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
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二詩中皆無一語述及
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
陸屋祈雨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二碑
迴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
寄之二碑何代鐫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
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儔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
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
陳君所寄或卽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
會靈廟嵌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宋碑詢之寺僧
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
今祇百餘年昔所搨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
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三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
字正書後又小字跋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俟之堂俟之舩兮兩旗渡中
流兮風汨之待俟不來兮不知我悲俟乘白駒兮入廟
慰我民兮不嘖兮以笑鶯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
白石齒齒俟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
我方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
充美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
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否係焉

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緊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
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遇也良甫到官
攝邑柳城繼易僉賓州回白郡太守桂公慨然從
之於戲侯賢而口誠獲遇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朝奚至一擯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
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遇疇非遇
於今耶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柳尙何憾
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郎柳
州軍事推官權僉刺天台口良謹跋立石朝奉郎權
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永興桂如篋命廸功郎柳州州
學教授豫章廖口口書丹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亨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
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為正東里續集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恠嫚客死當是伊伾文態未洗盡耳

舟州山人四部稿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鈎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勢疑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伾文態嗤之是董狐筆

書畫

跋跋

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蕉子

黃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是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兮字與集本同

西學

金石錄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口良重刻於柳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估客過柳江者搨一紙即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良缺其姓官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未詳也丁丑為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良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

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良道經長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為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不具論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八行行三十字正書在江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宮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光分教金陵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貞今西廳是也 紹興

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 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寢壞殆不可居光到官之初懷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興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光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舊門由學宮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挹鍾阜朝夕縱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為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

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與深嚴門
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卽
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
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
觀哉子之學旣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
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
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
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
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篆額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
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
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
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
畧不之及亦其疎也篆額者爲宣義郎江南東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攷宗室世系表未見與勳名
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勳或卽其人乎

潛研堂金石跋尾續

治平寺藏輪殿記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
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藏殿記四字正書

祈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覆鉢之地故後人營環
堵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
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己卯有檀越李子清者距寺不
二里占籍寺東古彭城上團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
世潤屋不慕經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
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遠遠齋窳窳

而他刹又有

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梁通津微恩涓惠未易
傳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迺曰
此山僧衆足矣但延置禪衲歲無生計可供齋廚不若
闢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姑欲寡助常住不亦可乎况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既而諾請僧員法超法起爲之幹
造次以命工計慮獨啓巨誠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
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毋容裒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
面其興事僦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畧不憚煩纔僅越
朞之月已慶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奚翅十
萬少貲糧縉費之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
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
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衣鉢
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况李君
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爲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

異謹刊諸石永為善信之士之規鑒云嘗鉅宋癸未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實華記

時眾徒弟僧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圓寶海寶江本都勸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榭記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正書額題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八字篆書在江

夏縣

鄂州重修北榭記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繇元祐改作元

符未脩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子城之顛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為賦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庠日就圯廢莫或顧省一夕大

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隄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

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甃北隅表二施崇三丈有奇南袤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闢而大之敗楹腐

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翬翼與南樓巖然相望始於一郡面勢為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

與憑檻遐踰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郢杜安陸諸

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泱漢沔之縈澗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尙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瀆滙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跡猶可誅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撫特淺淺耳庾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卷舒伸縮之中况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尙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回陸夔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

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汜爲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回智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賤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齋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榭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爲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壘記

按此記撰者李壘但叙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其官位宋史附見兄李壁傳壁壘皆燾之子眉州丹稜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壘又齊名蜀人比之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榜史張孝祥傳字
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即位累知潭
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榜當
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翰墨嘗書奏劄高宗見之
恩語曰必將名世癸辛雜識又載其知京口時大書多
景樓扁却公帑潤筆之詞志書對書以紙製而
畫其詞豈足以其良而自獻其耳目之間
之熾發少年姓之屬大輝亦茲意也夫景與高與其
藉春因熾而發泉祖規之志也景平王黃墨深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三十

句容縣五瑞圖并題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一寸二分分作三截上繪圖
中七行行七字下二十行行九字正書在句容縣

特秀之芝兩岐之麥同本之竹竝蒂之瓜蓮有一於此
足為上瑞况五者來備乎然則句容邑大夫與其
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

紹定己丑寒食日漫塘叟劉宰
寶慶丙戌邗城張君偁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漫塘聘君劉
焉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
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於感召之
所自者信矣
山陰王令君亦有跋語暨諸賢序贊
連篇累牘未易悉紀
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
之詩曰賸喜聯官忘爾汝故令元化奪胚胎及惠邑
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盍紀碑碑
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
是歲五月旣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

句曲司成刊

按五瑞圖題記漫塘劉宰爲句容邑宰張侂作也

宋史劉宰傳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舉進士
調江陵尉真州司法授泰興令父喪起爲浙東倉
司幹官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嶽廟理
宗初卽位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
元年升直寶文閣未幾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
疏歸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尋卒著有漫塘文
集集三十六卷今錄入四庫全書提要云宰著
作甚富淳祐初王遂哀其遺藁十僅得四五爲
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祕閣世遂無傳明
正德間大學士靳貴從內閣鈔出因授王臬銀梓
釐爲三十六卷集中漫
塘一賦尤爲世所傳誦宋詩紀事云寧宗朝韓侂
胄枋國不復仕自號漫塘病叟卒謚文清此記題

紹定己丑寒食日己丑爲紹定二年是時正主管
仙都觀也江千里稱之爲漫塘聘君未詳所謂邦
城張俾史無傳宋詩紀事亦不見錄其遺句賴見
此碑江千里充縣學學長學之有長始見於此

陳盛父仙足巖題記

石橫廣八尺六寸高四尺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魯國陳盛父位希賈兄晦叔元輝姪朱子俊胡子儀韓
仁父盛父餞德寬兄之官古申是日謁口山遊真巖丹
桂遺香黃花發采舉盃相屬尙羊口晷臨分援筆以紀
歲月時紹定壬辰季秋旣望金

龍壽禪寺復田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二寸六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三字正書篆額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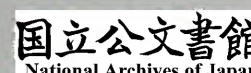
從事郎饒州德興縣主簿裘由庚撰

前奉議郎知安豐軍六安縣事胡逸駕書

朝奉郎改老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克遜

篆額

教有廢興時有衰盛物有得喪而理無古今存亡之間
士君子平心揆事權衡於予奪之際者以其理也山林
枯槁之士視外物之去來得喪何有而有失則斯有復



者以其教也繇物之往復以占其時卽時之隆替以觀其教此吾西山龍壽禪寺復田記之所爲作也寺興於唐天復中鍾傳據豫章日奏置以處光化禪師官給田三千頃至我朝祥符閒白石道者智新居之徒衆益盛易律而禪當其盛也唱道鳴教宗主其徒代有其人時往事遷人心教泯鐘魚如故而瓶笠之游鮮至矣雖在籍之田棄而不有亦漫不復省紹定壬辰連帥李公壽朋因法席適虛聞僧祖開道價卽具威儀迎致開早叅清簡庵得臨濟法隨後讀華嚴入大自在法口至之日口口藹聞禪口口集開知口口可驪也口歲大歉食口口給慨然口嘆有言寺故有田濱樵口口裏湖爲居民侵冒者八百六十餘畝開命閱籍果不誣謁諸邑大夫胡侯規侯仁勇士委官按視諭不妄盡理而歸諸寺開欲誌侯之德不忘踵門而謁至再子辭不獲則告之曰予之教以壤色爲衣以行凶爲食田於何有後之人始華屋廣居豐衣美食田連阡陌無藝矣然其歸欲其徒一意精進無衣食以累其心則一也有國者病其無藝之蠹吾民也爲之經制不得貨鬻如世業比則田之有者不可使無失者不可不復亦口其理然耳君子之爲政一揆諸理起而正之於民無怨於僧奚

德子將安所誌乎為子之徒奉子之教撞鐘伐鼓敷座
展鉢於一餐一供思所自來以山谷道人食時五觀自
律以無盡居士掬溪煮藜自警不徒使大儒旁觀有三
代禮樂盡在是之歎則廢可興衰可盛侯之功不唐捐
矣吾既以為開勉然見姑蔑之旗者必取呼餘皇之舟
者必復侯宰邑以最聞將去為郢州別駕北望中原志
清河洛得時與位挈輿地而歸本朝使迺祖忠
簡公義不臣虜之志一帥於六七十載之後則功烈偉
矣吾重以為侯勉紹定辛卯七月日記
頭首 道宣 應堅 祖安 知事 宗起 宗智

淨聰 住持傳法沙門祖開立石

太學靈通廟牒

碑高八尺四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作六載書每
截或二十一行或七行每行或四字或二十九不等
正行書在
杭州府學

尚書省捺

存心齋諭學生林居雅篤信齋長學生黃恭服膺齋
長盧方春齋諭林公槐禔身齋長章汝鈞齋諭黃綱
習是齋長朱應元齋諭龔琦允蹈齋長王日新齋諭
陳一中存心齋長周或守約齋長陳李彊齋諭吳附
鳳養正齋長張玘齋諭顏復之特志齋長水丘褒齋

論周景勵節性齋長陳鼎新齋論蔡夢雷經德齋長
姜文龍齋論林拾誠意齋長高嘉齋論戴鑫率履齋
長陳揚譽齋論潘震孫循理齋齋長胡夢高齋論蔡
廣時中齋長胡嗣家齋論李時琇篤信齋齋論林旂
果行齋長陳將齋論陳士登務本齋長邵忱齋論閻
丘成貫道齋齋長章士元齋論黃時若觀化齋長徐
信卿齋論臧元孫立禮齋長王若訥齋論葉寔劄子
居雅等竊見神祠之立 國典所繫自太學初興廟
貌隨建禱禳祈禱靈異未易殫述如今歲五月初倉
猝戢暴九月初潛弭火警陰有感孚如響斯答惟是
曩立神祠私以護學靈通爲稱未該

賜號近者生員陳懿孫形之夢兆以謂不當私畀名
稱合經

朝廷陳乞神之有知能爲斯言揆之理義殊合典制
矧今際遇

聖君賢相優崇學校若蒙寵榮特昇
恩秩命以徽號使神人兩安爲惠實溥伏候
指揮

悚奉
勅宜特賜靈通廟爲額封正顯侯侯至准

勅 故 殊

端平貳年十二月

日 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鄭

押

叅知政事崔

未上

右丞相

押

特進左丞相

押

勅太學靈通廟神古我先王各因其方以祠后土示有主也矧司我首善之地而不褒表之歟

口興建學爾以聰明正直妥靈其間凡鼓篋而入解褐而去莫不駿奔走在廟用物宏多厥靈炳著不但呵星妖叱鬼怪而蒸我髦士發揮斯文以為邦家光斯亦有陰助焉矣錫之徹侯都以徽號尚庶幾敬祭重祠之意可特封正顯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三年正月九日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給事中咨夔

兼權中書舍人

正月十四日午時都事郭

倉部郎中

差除

付吏部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吏部尚書闕

工部尚書兼權

吏部侍郎闕

告正顯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徐元麟

權員外郎

令史高之才

書令史周裕

主管院

相

端平三年正月十四日下

按南宋太學乾道臨安志云紹興元年於凌家橋東以慧安寺故基重建有六齋曰升俊經德敦厚彌新賁文富文此所指乃臨安府學非太學也宋史選舉志紹興十三年兵事稍寧始建太學續資

治通鑑紹興十二年四月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從之是以府學為太學也續鑑又載十三年正月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為齋十二曰視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据咸淳臨安志京城圖凌家橋在豐豫門內即今湧金門湧金池河之東此是初勅府學之舊基錢塘縣治在錢塘門內之南岳飛宅稍在其東北紀家橋之東其後即建國子監太學武學也然則太學非即府學舊基矣續鑑云在縣西與圖不同其址

今為浙江按察使署碑載二十齋曰存心篤信服膺視身習

是允蹈守約養正持志節性經德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校之續鑑增多篤信節性經德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入齋餘十二齋名同續鑑此二十齋僅見此碑諸書皆不詳不知所謂七十七齋者又皆何名据云舊太學似指汴都然史無攷碑載存心篤信二齋有齋諭學生齋長學生其餘但稱齋長齋諭不云學生不知是官是生宋史選舉職官二志皆不詳其制碑載勅文廟是太學后土神祠其靈異之蹟與夫額

賜靈通侯封正顯稽之史志皆不載則此碑足備
武林掌故匪淺渺矣牒以端平二年十二月降三
年正月九日行正月十四日下勅後系銜云同知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者鄭性之也參知政
事崔者崔與之也時與之由知廣州召除故注云
未上右丞相不著姓乃喬行簡也特進左丞相不
著姓乃鄭清之也皆据宰輔表知之此後又列銜
名六行四宰輔外增給事中咨夔者洪咨夔也兼
權中書舍人泐其名此後又列銜名四宰輔外增
倉部郎中崔端禮等八人不能悉攷矣

嘉熙題名

石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三寸三分三行行七字正書

嘉熙己亥歲□□□□泓□希□携家過此與諱侍行
理宗道統贊

碑十六石俱高五尺七寸廣三尺惟第三石四行餘俱五行每行或十一字七字八字不等正書在杭州府學

御製并書

朕獲承 祖 宗右文之緒祇適 燕
謀日奉 慈極萬幾餘閒博求載籍推迹道統之
傳自伏羲迄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

教明採其大指各爲之贊雖未能探蹟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聞之意云爾

紹定三年所製淳祐改元孟春祇謁先聖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伏羲

繼天立極爲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前八卦成文三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

堯

大哉帝堯盛德魏魏垂衣而治光被華夷聖神文武四岳是咨揖遜之典萬世仰之

舜

於皇聖德至孝盡倫所以爲大樂善取人惟精惟一帝心之純垂拱無爲堯道是循

禹

克勤于邦烝民乃粒饗數在躬厥中允執惡酒好言九功由立不伐不矜振古莫及

湯

順天應人本乎仁義以質繼忠匪曰求異盤銘一德桑林六事人紀肇修垂千萬世

闕

闕

闕

武王

受天眷命繼志前人遐邇悅服偃武修文惟賢是寶法
度彰明建用皇極爰叙彝倫

周公

美哉公旦翼輔成周施兼四事才藝俱優制禮作樂惠
澤敷流有大勲勞宗社延休

孔子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
教聿崇今古日月萬代所宗

顏子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箠瓢不
易所守口趨聖師瞳若其後

曾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為德先祿仕不忍聖道正傳意
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警

子思

閒居請問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
用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生稟淑質教被三遷博通儒術氣養浩然深造自得亞聖之賢高揖孔氏獨得其傳

右理宗道統十三贊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書之寶印今在杭州府學即南宋之國子監玉海所

謂淳祐聖賢十三贊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杭州府志題曰歷代帝王聖賢贊据碑贊凡十三帝王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賢惟周孔顏曾思孟則不得以歷代賅之理宗御製序謂推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是專為道統作贊

也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此理宗之傳所以上自伏羲以迄孟子專明道統不及他人也理宗紀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續通鑑避諱但稱周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

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

王安石削去從祀亦在此

時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觴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碑所載與史合又理宗本紀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

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蓋以黨碑偽學相較論正謂此碑之於帝王治道大有關係也碑惟闕三行是文王贊餘俱完好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書之寶印庚寅是紹定三年辛丑是淳祐元年然則此贊是辛丑重書上石矣碑在杭州府學今之府學卽南宋臨安府學非國子監也

國子監址

詳見前

太常大樂編鍾欵識

鐘高九寸腹徑六寸二分二行行五字正書

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鍾

右淳祐編鍾一器於枚景間楷書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鍾二行凡十字重十三斤十二兩以漢尺度之高九寸舞廣六寸舞修六寸七分銑徑七寸鼓徑六寸三分枚三十六自角及銑竟體作雲雷紋極細緻其形不圓而下垂特徵有裂痕音響不甚清越耳王尚

王尚

按欵識但言淳祐新鑄而不詳何年理宗本紀及續通鑑亦不載淳祐年鑄大樂編鐘之事惟宋史

樂志云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罇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云云然無改鑄編鐘之文史無夔傳惟宋詩紀事稱夔于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而卒則其議大樂亦在慶元年此

鐘鑄於淳祐年或是舊鐘敝損偶有新鑄非因新定樂器而鑄也諸家記載無聞識以備攷

大學忠顯廟勅牒

碑殘缺僅存高六尺四寸廣四尺一寸六截書每截九行至二十一行行四字至九字不等行書在杭州

府學

人倫忠於缺必有缺之缺昭缺有功不缺謀帥之風

缺凜若春秋復缺此維與宅以赫缺迺其生之自來檻

缺顛冠帶不左缺干羽在缺極於隆名宜廟食增崇於

命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

成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院事兼叅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輒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口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

左司郎中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一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告忠文王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侯

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臯可特封顯文侯

李寶可特封崇文侯

口貴可特封尙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一而貫之以一曰忠

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
爲偏將實佐戎旃視姦鉄逆鼎而如飴凜義烈英風之
未沫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
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道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龍榮

時暫兼權給事中 口孫

中書舍人

二月 口 口 午時知事童受

左司郎中 付吏部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告烈文侯

告昌文侯

告煥文侯

告顯文侯

告崇文侯

告尙文侯

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按此碑前段勅文殘泐文有辟雍湯湯永觀厥成
 有相之道云云後有忠顯廟佐神一行知其為太
 學忠顯廟碑也稽之杭州府志金石門載五碑一
 曰封太學靈通廟為正顯侯符勅牒文其一石端
 平三年刻一曰封張憲等為侯勅文暨寧宗國子
 監詔旨俱理宗御書俱引錢塘縣志一曰岳王廟尙書省
 牒端平三年正月牒一曰淳祐寶祐加封淳祐六
 年五月牒一道寶祐四年八月牒一道碑額篆書
 一曰景定勅封廟額景定元年八月碑額篆書俱引

武林石 刻記 五碑皆不詳建立所在寰宇訪碑錄載五

碑一曰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年正月一日加封

太學土地文忠侯勅牒淳祐六年五月下列刻寶

祐四年勅牒一日加封太學土地文忠英濟侯勅

牒寶祐四年九月與淳祐六年牒同刻一石俱在仁和

一曰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牒碑景定元年八

月一日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牒殘碑景定

二年二月俱在錢塘二書所載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

年正月者已見前矣其府志所載封張憲等為侯

勅文即訪碑錄所載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

牒殘碑皆即謂此碑也但府志於張憲勅文下又

云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訪碑錄所不

及而今拓本亦無此碑或所引錢塘志有誤也又

所載景定元年八月碑府志但云景定勅封廟額

訪碑錄則云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則是先有

賜額碑在勅封忠文王碑前一年而今亦未見然

据此語是忠顯額即與靈通廟合矣府志祠廟門

不載忠顯廟惟有忠佑廟云在按察司署門外左

偏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太學是十三年此語誤以岳武穆王故

宅為太學立土地祠以祀王此語亦未晰以岳宅建太學在紹興十三

年其時未必即奉岳武穆為土地以意度之初王建學時以靈通廟為土神其後乃祀岳王也

卒時有女尚幼痛父冤抱銀瓶赴井死元至正中

附于祠俗呼銀瓶孀子廟然則銀瓶之祀始于

元至正時其在宋時止祀岳王也太學土地既有

靈通廟正顯侯端平三年牒又有文忠英濟侯淳祐六年牒

并此忠文王合之是太學土地有三矣此碑勅云

尚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確是為土地

之證然府志稱廟額為忠佑此碑為忠顯彼此不

同訪碑錄又載德祐元年正月有太學忠祐廟勅

封告據碑其忠祐實有其廟非即忠顯之訛疑不

能明也府志忠佑廟只載附祀王女而不及張憲

等六人注引方象瑛謁岳忠武家廟其時太學已廢故稱忠佑

為家廟記云中為王廟張憲等六人配語與碑合此

碑後列一勅云忠顯廟佐神張憲烈文侯徐慶昌

文侯董先煥文侯牛皋顯文侯李寶崇文侯王貴

碑泐其姓据鄭元祐精忠廟記作王貴尚文侯此六人皆武穆部將

則正祀之忠文王為武穆無疑但宋史岳飛傳孝

宗時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未嘗有忠文王

之號張憲等六人皆用文字為封疑用之太學故皆用文字而史於飛傳及張憲等傳皆不載

府志所載端平三年正月岳王廟尙書省牒不知
廟在何處然與太學靈通廟同時頒降疑所謂岳
王廟卽忠顯廟也六侯事蹟史惟張憲牛皋有傳
憲傳云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
降其黨二萬飛遣憲復隨州進兵鄧州遇賊兵數
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遂復鄧州紹興
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憲
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
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
告飛事寵以優賞卒無人應乃誘王貴告飛劫以
私事貴懼而從又有王俊者以姦貪屢爲憲所裁
張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張俊
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
執憲張俊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
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手自具獄成
告檜檜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矯詔召飛父子至万
俟高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憲坐死紹興三十二
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
遠軍承宣使牛皋傳云皋字伯遠魯山人隸岳飛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二
軍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
之月餘不能拔飛遣皋行裏三日糧未盡城拔斬
嵩悉推功與憲偽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
慶與皋赴援敵人逼城皋遙謂曰牛皋在此爾輩
何爲見犯衆鄂然不戰而潰飛分其功以畀慶從
平揚么么計窮投水皋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皋戰
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
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明日卒
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此憲皋二人之始末也
董先史附見張玘傳云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

前軍統制玘佐之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
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
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
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
玘勿遣且述必還意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
柄退就位此先與張玘之始末也其餘諸人並附
岳飛傳云建炎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
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
之紹興二年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二年賊曹成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

破其衆成奔連州飛遣張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
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
成走宣撫司降三年春虔吉盜連兵寇掠帝乃專
命飛平之飛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
皆破降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
秋帝授飛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
都統制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四年除
飛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渡江抵鄂州僞將京超
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
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飛舉鞭指王貴
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
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
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
五年飛如鼎州揚么方浮舟湖中飛亟遣兵擊之
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六年命
飛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
之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十
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
政赴之又遣王貴牛皋董先揚再興孟邦傑李寶
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凡此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二
皆六人歷次助飛戰功之大略也

六人中惟王貴被誘告飛劫以

私事貴懼而從究不如五人之忠于飛也

史有李寶傳玩其文別一河

北人自金拔身從海道來歸者未嘗隸飛麾下歸

朝立功高宗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卒贈檢

校少保恐非從祀之李寶也牛臯封顯文侯據鄭

元祐重建精忠廟

在西湖北山岳墓左

記亦載此六人牛臯

作輔文侯府志冢墓門又載西湖東山街有烈文

侯張憲墓棲霞嶺北有輔文侯牛臯墓定香橋有

贈少保忠勇李寶墓觀其系銜不云崇文侯似係

河北歸朝之李寶非崇文侯李寶也又府志祠廟

門引錢塘縣志載昌文侯祠在府學爲本學土地

神爲徐文慶

文字衍

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

朝褒崇及其部將遂賜爲昌文侯

此是理宗志誤作孝宗

牒

充太學士神

此語更誤

後改爲郡學仍奉以祠又有資

福廟在江干祀宋烈文侯張憲景定二年追封今

稱郡城都土地廟又有張烈文侯祠在東山街口

墓所唐臯撰祠記云侯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或

曰其壻也墓與祠在棲霞嶺西去武穆不遠百步

許地又有忠烈二侯祠在衆安橋南棗木巷祀宋

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武穆死于獄二侯就

戮此地里人鄰其宛立祠祀之凡六人之有祠墓
可考者如此並附錄備攷碑于勅文年月後列銜
名四段其同者曰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名上一
字乃賈似道也曰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泐其
名一字乃沈炎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
事龍榮乃皮龍榮也並据宰輔表餘官多寡不等
不悉攷

景定鐘欵

形製高廣悉與淳祐大樂
編鐘同止一行六字正書

景定甲子新鑄

右景定鐘一器亦於枚景間楷書景定甲子新鑄一
行凡六字重九斤其高廣修徑及枚數雲雷之紋皆
與淳祐鐘同形製音響亦如之王尙
珪記
按甲子爲景定五年此鐘形製雖與淳祐鐘同而
其重則較前減十之四鐘之用不一此鐘無大樂
編鐘等字不知其何所用也

朱子書易繫辭

碑八石每高六尺八寸八分廣一尺八寸七石各二
行行八字行書末一石七行行廿五六字不等篆書
在常德府學

經文不錄

朱熹書蔡元定刻

紫陽先生墨跡原刻在楚常慈余既重修彭衙廟

季鏞先師小影暨大司寇像於廟因摹此刻

于明倫堂北徒托金石以傳不朽入廟瞻像登堂

睹墨師模儼然儀形式法是在吾同志口時

大明萬曆貳十七年夏六月吉立知白水縣口西

蜀劉夢陽口識邑人經魁林篆書

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

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年戊

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刻刊正順

行教授廬陵慶有跋王功載記

右朱文公書易有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

明正德乙亥吉水鄧璞為嘉定縣儒學教諭復摹勒

于吾邑之尊經閣下今移置明倫堂西南向刻手不

精遜原本遠甚海隅士大夫罕見文公書得重刻本

猶珍而祕之予在都門琉璃廠書市得此本蓋猶常

德元刻筆法險勁精采四射殊可喜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困齋銘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五分

十七行行十八字隸書在湖南零陵

大谷山劉芮

方耕道通判武岡氣直而好義臨事不避難力平溪洞積年之寇一境安靜施及旁郡亡何忌嫉者不欲顯白其功附勢者又能文致其罪望獄踰年賴

天恩

深厚姑謫零陵耕道感激脩省思有以報稱於是胡邦衡名其室曰困齋張欽夫記之耕道又以銘見屬芮何敢辭銘曰

澤无水困有言不信柔能撝剛樂天弗競豈无人為拯此困病拔本塞源遂志致命我觀聖人惟深惟幾三而陳之窮測萬微或以樂死或以憂生或明而晦或晦而明春水發源漫漫浮天霜風冽冽艸枯木折六爻升降

吾義則正二體變化吾心則定澤下而谷剛得其中水上而列惟塞必通嗚呼至哉德辯益明窮通寬怨誰謂困中有此至善

橋亭卜卦硯銘

硯縱廣七寸橫寬四寸五分上橫題橋亭卜卦硯五字篆書銘二行分左右邊草書背四行程文海銘四字一行在右下角宋謝侍郎硯大字一行居中趙元記二行在左並正書

此石吾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也

程文海銘

宋謝侍郎硯

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扣地得之 閩後學趙元□□

硯歛材石質堅駁蒼潤蓋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醜水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魏天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東逆河東岸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爲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卽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乾隆丁卯秋月東染末疾旣卧床余數過視仍抱硯見一夕謂余曰君每觀此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我死當歸君已已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

相見庚午夏月東抱硯且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
恂叔矣今恂叔官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
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潛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是
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
剝損謂非神物護持耶

查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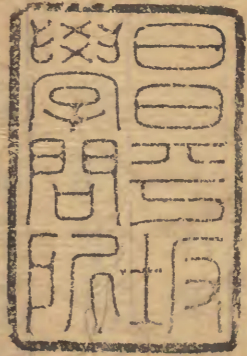
按宋史傳稱謝枋得字君直寶祐中舉進士乙科
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兼經
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
辦公事坐事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
年知信州二年呂師夔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

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入建
寧唐石山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
者惟取米屨而已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
文海書三十一以枋得爲首辭不起二十
五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爲功枋得
見天祐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
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
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
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畱夢炎
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

李道源撰神道碑至元廿六年八月子定之奉柩
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門人誄而
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又据行實載公四月初
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不云在憫忠寺此疊
山歷官殉節之大略也橋亭福建通志在建陽縣
南朝天橋舊名濯錦明永樂十四年圯于水十七
年縣丞趙璧重建橋上有謝疊山祠祀宋謝枋得
枋得嘗賣卜于此橋土邑人祀之此橋亭卜卦硯
之可考者也硯銘識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大
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扣地
得之閩後學趙元丙申爲永樂十四年與通志合
此銘爲閩人趙元所鐫而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
硯疊山官止於知信州未嘗爲侍郎其號疊山者
謫居興國軍時謫所有西山層疊因有千載西山
疊疊青之句遂以自號云疊山文集後附明山東
道監察御史李奎褒崇忠節秦詞稱宋忠臣謝枋
得弋陽人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者
獨枋得一人而已枋得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
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
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如蒙准言乞禮部定謚褒

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云云而不
詳是時朝廷准行與否又集後附行實不著撰人
時代姓名有云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
得還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
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侍郎之稱蓋始
見于行實朱彝尊曰下舊聞引韓襄毅公集載韓
雍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
乞勅禮部翰林院議加贈謚云云是韓雍具疏以
前先有禮部侍郎之官究不知加于何時又引景
泰實錄載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撫江西右僉都御
史韓雍之請事下禮部於是少保大學士陳循等
議按謚法遵德博聞曰文謹身制度曰節請謚曰
文節帝如所議行是文節之謚由於景泰禮臣之
議並不因門人誄題之文皆所未詳也程文海字
鉅夫避武宗廟諱以字行故元史傳名鉅夫傳稱
鉅夫入元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世祖召見置之
翰林爲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至元二十年加集
賢學士二十三年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
訪遺逸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是疊山
之被文海薦在二十二年却聘書流傳不朽雖鄉

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其被強入都不食而死在
二十五年硯銘皆述疊山不食之事似乎疊山入
都時未嘗攜此硯行卒後流傳人間而鉅夫官閩
海因以銘之据陳太常兆崙詩注稱文海曾任閩
海廉訪使適其時始獲此硯乃爲銘而仍歸之亭
吏則此硯沈埋建陽橋下由亭吏失守所致越百
二十餘年之後因建橋而掘土得之又越三百年
輾轉入於京師爲宛平查氏所得查諱禮字恂叔
號鐵橋宛平縣人得此硯時官粵西太守其後陞
任蜀中終湖南巡撫宦轍萬里恒以自隨海內文
人多作詩其時昶亦有詩紀其事畢秋帆尙書哀
詩詞爲上下二卷并摹硯形銘記刻以傳世名卜
硯集今恂叔子湖南觀察淳尤護惜之昶得其搨
本重疊山忠節故他硯銘皆不錄而獨存此并識
之



海麻訪使適其時始獲此碑乃為銘而仍歸之亭
 艾則此視沈埋建陽橋下由亭吏失守所致越百
 本重疊山忠贈姑蘇縣令不繼而縣亦并歸
 縣兼令尉味于賦南贖察郭大蕪昔之賦尉其賦
 嵩固為土不二卷并摹賦沃強信修以對世各小
 人遂并其刻賦亦并其錄其事畢殊此尚書哀



